

现代散文八家书系



冰心散文  
一朵白蔷薇

林贤治 编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花城出版社

现代散文八家书系

冰心散文

# 一朵白蔷薇

林贤治 编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 ) 数据

一朵白蔷薇 : 冰心散文 / 冰心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3.1

(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/ 林贤治主编)

ISBN 978-7-5360-6617-5

I. ①一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1250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  
责任编辑：揭莉琳  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  
装帧设计：林露茜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 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  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  
印 张 8.375 2 插页  
字 数 190,000 字  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25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# 编者说

恐怕对每个作家来说，都存在着一种“本色文体”；也就是说，只有特定的某一种文体，是最有利于作家的气质的表现和才华的发挥的。即如女作家冰心，虽然同时以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崭露头角，而在几代读者的心中，却是一个冰清玉洁，永远年轻的散文作家。

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风格，冰心都有着自己的独立的追求，阿英称作“冰心体”。他这样评述冰心散文的影响力，说：“青年的读者，有不受鲁迅影响的，可是，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，那是很少。虽然从创作的伟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，鲁迅远超过冰心。”对于她的散文，同时代的作家便有着很高的评价。茅盾说：“在所有‘五四’期的作家中，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。”郭沫若题诗赠冰心，其中有“婉婉唱随乐”的句子。郁达夫甚至把她的散文成就置于朱自清之上，说：“冰心女士散文的倩丽，文字的典雅，思想的纯洁，在中国好像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。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，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，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，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

师，……总而言之，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，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，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上，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。”

冰心，原名谢婉莹，福建省长乐县人。1900年10月生于福州，七个月后随家迁至上海。四岁又移居山东烟台，住东山海边，日夕的接触使她深爱大海。自幼聪颖好学，七岁开始阅读中外著名小说。1912年入福州女子师范预科，1914年考取北京贝满女中，1918年毕业后，进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。两年后，因学校合并而转至燕京大学。五四运动爆发，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。其间，被选为学生会的文书，并加入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《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》，就是为援救被捕的同学，到法院旁听以后写成的。随后，以冰心为笔名发表小说《两个家庭》，接着创作《斯人独憔悴》、《超人》等系列“问题小说”，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。1921年，加入文学研究会。1923年，创作并出版新诗集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；青年竞相仿效，以致开出一个“小诗流行的时代”。以此同时，发表题名《往事》的一组散文，初步形成个人的散文风格。1923年夏，燕京大学文本科毕业，随即赴美留学。去国前夕以及旅美三年期间，为《晨报》“儿童世界专栏”撰写通讯，1926年成《寄小读者》一书出版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至1935年止，本书先后共出版二十一次之多，足见影响之广。归国后，在燕京大学任教。1930年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，翻译纪伯伦的《先知》，次年出版。1934年，参加平绥沿线旅行团，并写成旅行记出版。1936年6月，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，10月，同鲁迅等二十一人共同发表《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》。同年，赴欧美游历，次年6月返回北平。1938年到云

南昆明，1940年冬到四川重庆，1946年辗转至南京和北平，11月到日本东京，直至1951年回国。此后多年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仍不断从事翻译和写作，并积极参加对外友好活动。先后出版的散文集有《归来以后》、《我们把春天吵醒了》、《小桔灯》、《樱花赞》、《拾穗小札》、《晚晴集》等。

从中学开始，由于深受基督教教义以及泰戈尔的“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”的哲学的影响，冰心一直把“万全之爱”作为自己的理想而讴歌不辍。她把社会现象看得非常单纯，以为人事纷纭无非由“爱”和“憎”两根线交织而成，而在二者之间，又必有一者是人生的指针。茅盾认为，她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“以自我为中心”的，说：“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美满，推想到人生之所以有丑恶全是由的不知道互相爱；她从自我生活的和谐，推论到凡世间人都能够互相爱。”然而，虽然以她的“爱的哲学”无力解释社会人生，可是她笔下对母亲、儿童和自然的挚爱的赞美，却赢得了心地纯净的读者，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共鸣。人性的深处，定然潜在着爱与同情，潜在着那对同类的理解和接近的深切的欲望。不然，何以会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，遍及于宗教、哲学和艺术之中呢？

所谓“以自我为中心”，并非说冰心是一个“自我主义者”。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作为一个纯良正直的知识分子，大事于她是并不糊涂的。从自我出发，就是强调自我认识和个人实践，对于散文创作，正好有助于艺术个性的确立，使其中所表达的一切，是那么的真切与自然。

冰心出身于一个生活优裕的做官人家，但因为父亲是军人出身，加以从小与大海为伴，这样身上就多出了一种勃勃英气。虽然她深受中国古典文学，尤其诗词的浸淫，却没有一般文士

的可恶的“雅趣”。在她的一派纯真的情性里，犹有喜爱沉思，以及易感的悒郁的成分。其实，这是一种人性的“抗体”，可以抵制远离尘嚣而生的虚伪与麻醉。然而，在文字表达方面，却并不取卢隐、石评梅式的一泻无余，而讲究含蓄、凝和节制。正如她的一首短诗说的：“是这般的：满蕴着温柔，微带着忧愁，欲语又停留。”在小说《遗书》中，她借了其中的人物宛因的话如此表达了自己的主张：“文体方面我主张‘白话文言化’，‘中文西文化’，这‘化’字大有奥秘，不能道出的，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！我想如现在的作家都能无形中融会古文和西文，拿来应用于新文学，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，放一异彩。”正是这种白话文言、中文西文的无形的融合，使她的散文语言单纯而不单调，灿烂而不繁褥，晶光四射，熠熠耀目。

冰心是一个创作家，又是一个鉴赏家。或者可以说，正因为她对中外古今的文学独有会心，所以于创作方面，便自然带进了一种特异的技巧和风格。本书特意收入她在东京大学的讲演《怎样欣赏中国文学》，以使读者在同一个题目下，增进对她的散文创作的理解。

## 目录

编者说 .....	1
往事（一） .....	1
往事（二） .....	22
南归 .....	50
我的童年 .....	79
胰皂泡 .....	85
笑 .....	88
梦 .....	90
到青龙桥去 .....	93
闲情 .....	98
无家乐 .....	101
1	
《寄小读者》四版自序 .....	105
寄小读者（节选） .....	107

山中杂记（节选） . . . . .	166
问答词 . . . . .	175
山中杂感 . . . . .	178
石像 . . . . .	180
图画 . . . . .	181
回忆 . . . . .	182
一朵白蔷薇 . . . . .	184
十字架的园里 . . . . .	185
力构小窗随笔 . . . . .	188
新年试笔 . . . . .	196
观舞记 . . . . .	198
 解放以后责任就来了 . . . . .	202
怎样补救我们四围干燥的空气？ . . . . .	203
“是非” . . . . .	205
非完全则宁无（一） . . . . .	207
法律以外的自由 . . . . .	208
默庐试笔（节选） . . . . .	210
给日本的女性 . . . . .	215
谈孟子和民主 . . . . .	218
关于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” . . . . .	220
我的家在哪里？ . . . . .	222
 怎样欣赏中国文学 . . . . .	224

# 往事（一）

——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

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，

然而在心灵脆弱者，

已经反复而深深地

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！

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，

将这些往事

移在白纸上罢——

再回忆时

不向心版上搜索了！

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，一节一节的斩断了，圆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。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来看，含泪的看，微笑的看，口里吹着短歌的看。

难为他装点得一节一节，这般丰满而清丽！

我有一个朋友，常常说，“来生来生！”——但我却如此说：“假如生命是乏味的，我怕有来生。假如生命是有趣的，今生已是满足的了！”

第一个厚的圆片是大海；海的西边，山的东边，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，吸收着山风海涛。每一根小草，每一粒沙砾，都是我最初的恋慕，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。

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，憨嬉的图画，寂寞的图画，和泛泛无着的图画。

放下罢，不堪回忆！

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阴；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，都是这绿阴烘托出来的。有浓红的，有淡白的，有不可名色的……

晚晴的绿阴，朝雾的绿阴，繁星下指点着的绿阴，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阴！

感谢这曲曲屏山！它圈住了我许多思想。

第三个厚的圆片，不是大海，不是绿阴，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！

假如生命是无味的，我不要来生。假如生命是有趣的，今生已是满足的了。

## 二

黑暗不是阴霾，我恨阴霾，我却爱黑暗。

在光明中，一切都显着了。黑是黑白是白的，也有了树，也有了花，也有了红墙，也有了蓝瓦，便一切崭然，便有人，有我，有世界。

颂美黑暗！讴歌黑暗！只有黑暗能将这一切都消灭调和于虚空混沌之中，没有了人，没有了我，更没有了世界！

黑暗的园里，和华同坐。看不见她，也更看不见我，我们只深深的谈着。说到同心处，竟不知是我说的，还是她说的，入耳都是天乐一般——只在一阵风过，槐花坠落如雨的时候，我因着衣上的感觉，和感觉的界限，才觉得“我”不是“她”，才觉得黑暗中仍有“我”的存在。

华在黑暗中递过一朵茉莉，说：“你戴上罢，随着花香，你纵然起立徘徊，我也知道你在何处。”——我无言的接了过来。

华妹呵，你终竟是个小孩子。槐花，茉莉，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东西，在无人我的世界里，要拒绝这个！

## 三

“只是等着，等着，母亲还不回来呵！”

乳母在灯下睁着疲倦下垂的眼睛，说：“莹哥儿！不要尽着问我，你自己上楼去，在阑边望一望，山门内露出两盏红灯时，母亲便快来到了。”

我无疑地开了门出去，黑暗中上了楼——望着，望着，无

有消息。

绕过那边阑旁，正对着深黑的大海，和闪烁的灯塔。

幼稚的心，也和成人一般，一时的光明朗澈——我深思，我数着灯光明灭的数儿，数到第十八次。我对着未曾想见的命运，自己假定的起了怀疑。

“人生！灯一般的明灭，飘浮在大海之中。”——我起了无知的长太息。

生命之灯燃着了，爱的光从山门边两盏红灯中燃着了！

#### 四

在堂里忘了有雪，并不知有月。

匆匆的走出来，捻灭了灯，原来月光如水！

只深深的雪，微微的月呵！地下很清楚的现出的扫除了的小径。我一步一步的走，走到墙边，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。墙的黑影覆住我，我在影中抬头望月。

雪中的故宫，云中的月，甍瓦上的兽头——我回家去，在车上，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，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的入到我的眼中，心中。

#### 五

场厅里四隅都黑暗了，只整齐的椅子，一行行的在阴沉沉的影儿里平列着。

我坐在尽头上近门的那一边，抚着锦衣，抚着绣带和缨冠凝想——心情复杂得很。

晚霞在窗外的天边，一刹浓红，一刹深紫，回光到屋顶上——

台上琴声作了。一圈的灯影里，从台侧的小门，走出十几个白衣彩饰，散着头发的安琪儿，慢慢的相随进来，无声地在台上练习着第一场里的跳舞。

我凝然的看着，潇洒极了，温柔极了，上下的轻纱的衣袖，和着纵铮的琴声，合拍的和着我心弦跳动，怎样的感人呵！

灯灭了，她们又都下去了，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。

原是叫我出来疏散休息着的，我却哪里能休息？我想……一会儿这场里便充满了灯彩，充满了人声和笑语，怎知道剧前只为我一人的思考室呢？

在宇宙之始，也只有一个造物者，万有都整齐平列着。他凭在高阑，看那些光明使者，歌颂——跳舞。

到了宇宙之中，人类都来了，悲剧也好，喜剧也好，佯悲诡笑的演了几场。剧完了，人散了，灯灭了，……一时沉黑，只有无穷无尽的寂寞！

一会儿要到台上，要说许多的话；憨稚的话，激昂的话，恋别的话……何尝是我要说的？但我既这样的上了台，就必须这样的说。我千辛万苦，冒进了阴惨的夜宫，经过了光明的天国，结果在剧中还是做了一场大梦。

印证到真的——比较的真的——生命道上，或者只是时间上久暂的分别罢了；但在无限之生里，真的生命的几十年，又何异于台上之一瞬？

我思路沉沉，我觉悟而又惆怅，场里更黑了。

台侧的门开了，射出一道灯光来——我也须下去了，上帝！这也是“为一大事出世”！

我走着台上几小时的生命的道路……

又乏倦的倚着台后的琴站着——幕外的人声，渐渐的远了，人们都来过了；悲剧也罢，喜剧也罢，我的事完了；从宇宙之始，到宇宙之终，也是如此，生命的道路走尽了！

看她们洗去铅华，卸去妆饰，无声的忙乱着。

满地的衣裳狼藉，金戈和珠冠杂置着。台上的仇敌，现在也拉着手说话，台上的亲爱的人，却东一个西一个的各忙自己的事。

我只看着——终竟是弱者呵！我爱这几小时如梦的生命！我抚着头发，抚着锦衣，……“生命只这般的虚幻么？”

## 六

涵在廊上吹箫，我也走了出去

天上只微微的月光，我撩起垂拂的白纱帐子来，坐在廊上的床边。

我的手触了一件蠕动的东西，细看时是一条很长的蜈蚣。我连忙用手绢拂到地上去，又唤涵踩死它。

涵放了箫，只默然的看着。

我又说：“你还不踩死它！”

他抬起头来，严重而温和的目光，使我退缩。他慢慢的说：“姊姊，这也是一个生命呵！”

霎时间，使我有无穷的惭愧和悲感。

## 七

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，一缸是红的，一缸是白的，都摆在院子里。

八年之久，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——但故乡的园院里，却有许多；不但有并蒂的，还有三蒂的，四蒂的，都是红莲。

九年前的一个月夜，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。祖父笑着和我说，“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，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姊妹。大家都欢喜，说是应了花瑞。”

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，早起是浓阴的天，我觉得有些烦闷。从窗内往外看时，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，白瓣儿小船般散飘在水面。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，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，那一朵红莲，昨夜还是菡萏的，今晨却开满了，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。

仍是不适意！——徘徊了一会儿，窗外雷声作了，大雨接着就来，愈下愈大。那朵红莲，被那繁密的雨点，打得左右欹斜。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，我不敢下阶去，也无法可想。

对屋里母亲唤着，我连忙走过去，坐在母亲旁边——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，慢慢的倾侧了来，正覆盖在红莲上面……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！

雨势并不减退，红莲却不摇动了。雨点不住的打着，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，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。

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——

母亲呵！你是荷叶，我是红莲。心中的雨点来了，除了你，

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？

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

## 八

原是儿时的海，但再来时却又不同。

倾斜的土道，缓缓的走了下去——下了几天的大雨，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。再下去，沙上软得很，拣块石头坐下，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……儿时的朋友呵，又和你相见了！

一切都无改：灯塔还是远立着，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，坡上的花生园子，还是有人在耕种着。——只是我改了，膝上放着书，手里拿着笔，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。

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，又停止了，看了看海，坐的太近了，凝神的时候，似乎海波要将我飘起来。

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！一次来心境已变了，再往后时如何？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，不让我再来了。

天色不早了。采了些野花，也有黄的，也有紫的，夹在书里。无聊的走上坡去——华和杰他们却从远远的沙滩上，拾了许多美丽的贝壳和卵石，都收在篮里，我只站在桥边等着……

他们原和我当日一般，再来时，他们也有像我今日的感想么？